

台海研究丛书

陈支平 主编

台湾海峡两岸的福建、台湾以及相邻东南沿海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活跃地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的区域。

这种区域特征，孕育了富有海洋文化气息的经济社会人文特征，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增添了更加绚丽的色彩。

祖先的传统是值得骄傲和自信的，

海峡两岸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是割裂不断的。

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学术探寻，

为我们的家园寻求更多的文化认同感。

# 客家方言 研究

李如龙 邓晓华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台海研究丛书

陈支平 主编

# 客家方言 研究

李如龙 邓晓华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家方言研究/李如龙、邓晓华主编.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4

(台海研究丛书)

ISBN 978-7-211-05825-9

I. 客... II. ①李... ②邓... III. 客家话—方言研究—文集 IV. H1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2839 号

台海研究丛书

**客家方言研究**

KEJIA FANGYAN YANJIU

---

**作 者:** 李如龙 邓晓华 主编

**责任编辑:** 魏 芳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625

**插 页:** 4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11-05825-9

**定 价:** 39.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关于客家方言研究的若干问题（代前言） .....	（ 1 ）
文白声调与客家话源于南方的论证 .....	罗肇锦 （ 1 ）
台湾客家话的特性 .....	钟荣富 （ 31 ）
论客家话的来源——兼论客畬闽关系 .....	邓晓华 （ 56 ）
浅议客家话与吴语关系 .....	谢栋元 （ 76 ）
影响客语语言态度的因素探讨 .....	徐富美 （ 90 ）
新竹关西客家话混同关系之初探 .....	张素玲 （ 103 ）
客赣方言蟹摄开口一等韵的历史层次 .....	刘泽民 （ 122 ）
从方言比较看客家话匣母字的历史层次 .....	刘镇发 （ 139 ）
客家话古晓匣母音变现象考察 .....	邱仲森 （ 150 ）
粤北客家方言语音概貌 .....	庄初升 （ 167 ）
广东电白观珠客家话的语音特点 .....	陈云龙 （ 190 ）
客家话声调的移转现象 .....	陈秀琪 （ 197 ）
玉林平话替换容县客语精、清、心声母背后所反映的 链式音变 .....	彭心怡 （ 212 ）
龙川客家话语音的内部差异 .....	侯小英 （ 228 ）
粤西客粤语音韵特点比较——兼论梅县话的粤化问题 .....	刘胜权 （ 241 ）
台湾四县、海陆客家话音韵比较 .....	黄雯君 （ 261 ）
湖南省炎陵县水口镇客家方言同音字汇 .....	陈立中 （ 282 ）

洛带客家话同音字汇 .....	兰玉英 (307)
客赣方言中的楚语词 .....	温昌衍 (332)
梅县客方言中的一般动作类古语词 .....	温美姬 (342)
闽中方言与客家方言的关系词 .....	邓享璋 (354)
增城程乡话与粤语增城话常用词语比较分析 .....	王李英 罗兆荣 罗承芳 (364)
新一代客家话——北马客家方言词汇区域特色之探讨 .....	吴文芯 (369)
客家话及部分粤语 aŋ <sup>5</sup> (再) 字考释 .....	严修鸿 (384)
《客家话词典》的本字问题 .....	马显慈 (396)
从同一发声部位声母转移的特性钩沉客话本字 ...	涂春景 (408)
江西省贵溪市樟坪畲话动词的体 .....	刘纶鑫 (420)
长汀客话几种有点特色的语法现象 .....	饶长溶 (429)
连平话描绘性生动词语构成方式探究 .....	傅雨贤 刘若云 (446)
台湾四县客语“死”语法化现象探讨 .....	洪宏元 (460)
永定客家方言“得”字能性述补结构 .....	李小华 (477)
客家方言的几个方位词 .....	练春招 (491)
麻布岗客家方言名词词缀浅探 .....	刘立恒 (506)
龙川话的反复问句 .....	邬明燕 (520)
客语“时态语”的语意与语境 .....	徐贵荣 (528)
客家人及客家话源流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进展 .....	张占山 刘镇发 (540)
第六届客家方言学术研讨会闭幕辞 .....	刘纶鑫 (550)
后 记 .....	(552)

# 客家话古晓匣母音变现象考察

邱仲森

台湾“国立”新竹师范学院“台湾语言与语文”教育研究所

## 一 前 言

古晓匣母在今天的客家话中有着许多不同的变体，我们从各地客家话的比较，试图找出其中的演变趋势。文中使用比较法（comparative method）假设姊妹语言中有着共同的来由，也就是共同的形式（proto-form）。执行比较法只能得到语音演变的先后次序，也就是逻辑过程，然而却无法得到确切的时间（年代），所得的逻辑过程未必和历史过程相符，比较法不引用历史文献，而是根据语音材料所呈现的事实加以推理而成。

## 二 存 古

客家话中晓匣母少部分保留较为古老的舌根塞音  $k^-$ 、 $k'^-$ ，例如：

狭<sub>咸开二匣</sub>  $k'^{ait}_{\supset}$ （井冈山）、 $k'^{iap}_{\supset}$ （电白沙琅）

$k'^{iak}_{\supset}$ 、 $\text{ʂak}_{\supset}$ （廉江青平）

$k'^{iep}_{\supset}$ （大埔长冶）

k'ie (陆川横山)

k'iait<sub>2</sub> (井冈山)

kiap<sub>2</sub> (大埔西河)

tɕ'ie<sup>2</sup> (上犹、南康)

tɕ'iaɛ?<sub>2</sub> (龙南) tɕ'iai?<sub>2</sub> (全南) <sub>2</sub> tɕ'ia (安远)

hiap<sub>2</sub> (文)、hap<sub>2</sub> (白) (梅县)

厚<sub>流开一匣</sub> <sub>2</sub> k'əu (永定)

<sub>2</sub> k'e (上杭)

<sub>2</sub> k'æ (武平)

歇<sub>山开三晓</sub> k'iat (信宜思贺、信宜钱排) → hiat<sub>2</sub> (梅县)

k'iet (廉江石角)

戏<sub>止开三晓</sub> k'i<sup>2</sup> (信宜钱排) → tɕ'i<sup>2</sup> (于都)

k'i<sup>2</sup> → hi<sup>2</sup> (梅县) → ɕi<sup>2</sup> (龙南)

吸<sub>深开三晓</sub> k'ip<sub>2</sub> (梅县) → hip → ɕip (腭化) → ɕi (韵尾脱落, 如北京音)

1. k'iait<sub>2</sub> (井冈山) → tɕ'iai?<sub>2</sub> (全南)

2. k'iap<sub>2</sub> (电白沙琅) → hiap<sub>2</sub> (梅县)

我们从上面两式说明客家话中“狭”字的演变, 第一式表示在细音的环境下, 舌根塞音 k'-会产生腭化, 第二式说明受擦音化的影响会从 k'→k<sup>h</sup>→<sup>k</sup>h→h。<sup>①</sup> 把两式简化后可得以下规律:

k'→tɕ' / i      k'→h (擦音化)

我们若从语音演变的逻辑过程来看, 舌根塞音 k-、k'-早于塞擦音 tɕ'-及其后续变体擦音 h-、ɕ-、ɕ-, 至于 ɕ-、ɕ-的来由, 下文将有详细的讨论。

<sup>①</sup> 徐通锵先生 (2001: 79) 推测广州话的溪母字变化 (k'→h-) 大概经历过 k'→k<sup>h</sup>→<sup>k</sup>h→h-。据此推论客家话的晓匣母字也经历这个过程。

### 三 匣母脱落

匣母脱落的现象见于许多南方方言，例如，浙江平阳、湖南桃江、安徽休宁、江西南昌、广东梅县、广西南宁新圩平话、广东广州以及福建厦门等地，可说是南方方言的特色之一。<sup>①</sup>

$\text{h} \rightarrow \emptyset$  为匣母变为云母（喻三），声韵学上称为“喻三古归匣”。这是脱落了声母所造成，为弱化现象。 $\text{h} \rightarrow \text{v}$  其中经过匣母归零的过程（ $\text{h} \rightarrow \emptyset$ ），它并没有经过浊音清化（变成  $\text{h}$ ）的过程，而是在合口介音或元音前丢失声母  $\text{h}$ ，属于一种弱化。再经由摩擦的强化作用，从  $-\text{u}$  元音变成  $\text{v}$ ，中间会经过  $\text{vu}$  的阶段。

以“禾”字为例，在湖口、星子、修水、南昌、乐平、横峰、高安、奉新、万载、新余、东乡、临川、宜黄、黎川、上犹、南康、安远、于都等地客赣方言中读  $\text{uo}$ 。“禾”字的演变应是从  $\text{huo} \rightarrow \text{uo}$ （声母脱落） $\rightarrow \text{vuo}$ （强化） $\rightarrow \text{vo}$ 。对于匣母的变化，则可表示为  $\text{h} \rightarrow \emptyset \rightarrow \text{v} / \_ \text{u}$ 。

在客家话中“雄”和“熊”两字属于云母，下面从这两字透视匣母的演变。“雄”一般读作  $\_ \text{hiuŋ}$ ，长汀读作  $\_ \text{foŋ}$ 。“熊”字的读音如下：

$\_ \text{iuŋ}$ （梅县）     $\_ \text{eyŋ}$ （上犹）     $\_ \text{giuŋ}$ （宁都）  
 $\_ \text{foŋ}$ （长汀）     $\_ \text{soŋ}$ （廉江石角）     $\_ \text{zuŋ}$ （兴宁）  
 $\_ \text{zuŋ}$ （电白沙琅）     $\_ \text{suŋ}$ （江西新余）

“雄”、“熊”两字属通摄合口三等，假设这两个字共同来源

<sup>①</sup> 参见张光宇：《闽客方言史稿》，第31页，（台北）南天书局，1996。



为 \* $\text{hiu}\eta$ ，其演变过程推论如下：

假设一：\* $\text{hiu}\eta \rightarrow \text{hiu}\eta \rightarrow \text{ɕiu}\eta$ （宁都） $\rightarrow \text{siu}\eta \rightarrow \text{su}\eta$ （江西新余）

假设二：\* $\text{hiu}\eta \rightarrow \text{hiu}\eta \rightarrow \text{ɕiu}\eta$ （宁都） $\rightarrow \text{ɕiu}\eta \rightarrow \text{ɕu}\eta$ （ $\text{ɕo}\eta$  长汀）  
 $\rightarrow \text{ɕu}\eta \sim \text{su}\eta$

假设三：\* $\text{hiu}\eta \rightarrow \text{hiu}\eta \rightarrow \text{ɕio}\eta \rightarrow \text{sio}\eta \rightarrow \text{so}\eta$ （廉江石角）

假设四：\* $\text{hiu}\eta \rightarrow \text{hy}\eta \rightarrow \text{ɕy}\eta$ （上犹）

假设五：\* $\text{hiu}\eta \rightarrow \text{i}\eta$ （梅县） $\rightarrow \text{zi}\eta \sim \text{zi}\eta$ （ $\rightarrow \text{zu}\eta$  电白沙琅） $\rightarrow \text{zu}\eta$ （台湾海陆） $\rightarrow \text{z}\eta$ （兴宁） $\sim \text{zu}\eta$

假设一中“熊”字首先经过浊音清化，接下来进入腭化的过程，然后开始由舌面前擦音  $\text{ɕ}$  逐渐往舌尖前的擦音  $\text{s}$  移动，最后细音消失，形成今天的江西新余话。由此，匣母演变可以表示为  $\text{hi} \rightarrow \text{ɕi} \rightarrow \text{si} \rightarrow \text{s}$ 。

假设二在进入  $\text{ɕi}$  的阶段后就开始舌位前化运动，舌面前音  $\text{ɕ}$  一般只接细音  $\text{i}$  或  $\text{y}$ ，而舌叶音  $\text{j}$  可以接细音，但有时也接洪音，随着卷舌程度的增加，逐渐无法接细音而改接洪音，如果走到最底端，我们推论还有出现  $\text{ɕu}\eta$  的可能性，走到  $\text{ɕu}\eta$  后有可能从卷舌变为平舌的  $\text{su}\eta$ ，因此  $\text{su}\eta$  出现的位置不止一处。例如兴宁话“凶”就是读  $\text{ɕu}\eta$ ，只不过兴宁话的“熊”却改走另一条路，读成  $\text{z}\eta$ 。

假设三是有人将  $\text{u}$  元音记为半高的  $\text{o}$  元音，其理同假设一。

假设四是在前介音  $\text{i}$  加上圆唇元音  $\text{u}$  会变成  $\text{y}$ （ $\text{i} + \text{u} \rightarrow \text{y}$ ）。北京话的“熊”字有撮口介音  $\text{y}$ ，如果我们将共同来源假定为 \* $\text{hy}\eta$ ，也可以解释出现的各种变体，文中将举他例另行说明。

假设五可以看到梅县话匣母脱落，往下便受擦音化影响产生了  $\text{ɕ}$ -、 $\text{z}$ -、 $\text{ɕ}$ -的声母，而  $\text{z}$ -声母出现的位置，可能在  $\text{zi}$  后，也就是细音消失，或者是在舌位前化运动过程后，从卷舌变为平舌，兴宁话则是从梅县话出发，受到擦音化及卷舌化的影响，属于最

后一个阶段，舌尖后的擦音  $z_l$  只能接后元音  $u$  或  $ɿ$ ，无法再接细音。

从“雄”字在梅县话的读音，我们可窥见古匣母的遗迹，而“熊”字变化多端，透过抽丝剥茧，我们才看到它的演变规律。另外，“雄”字在长汀读  $\underline{ɕ}ɔŋ$ ，它也可能有经过类似“熊”字的变化，只是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加以证明。

## 四 唇齿化现象

一般以“等”来看晓匣母字的演变，下面以语音演变的道理来解释，把条件定为晓匣母后面所接的是圆唇元音，例外的另行解释，以便以简驭繁。例如梅县话中“贺”字属果开一，既为开口一等，又如何能变成  $f$  呢？原因是它经过了元音破裂 (vowel breaking) 由  $o$  变成  $uo$ ，从而就有了合口的成分，演变如下： $ho \rightarrow huo \rightarrow fo$ 。

部分溪母字也有这种趋势，受到擦音化影响  $k'$  会变成  $h$ ，如果假定  $k'$  为音变的起点，一旦启动，会往下进行演变，可写成  $k' \rightarrow h \rightarrow f / \_ u$ 。

假定  $h$  为起点， $h \rightarrow f$  为浊音清化的过程， $h$  变  $f$  主要是发生在声母后面接圆唇元音  $u$ ， $h$  和  $u$  结合便有唇齿化现象， $f$  由是而生，受到摩擦的影响而产生强化作用，写成  $hu \rightarrow f$ 。大多数客家话都经过了唇齿化的过程。

$$\left\{ \begin{array}{c} h \\ x \end{array} \right\} \rightarrow h \rightarrow f / \_ u$$

例字:	祸 <sub>果合一</sub>	划 <sub>假合二</sub>	胡 <sub>遇合一</sub>	糊 <sub>遇合一</sub>	画 <sub>蟹合二</sub>	怀 <sub>蟹合二</sub>	汇 <sub>蟹合一</sub>	惠 <sub>蟹合四</sub>
	fɔ <sup>ɔ</sup>	ɛfa	ɛfu	ɛfu	fa <sup>ɔ</sup>	ɛfai	fi <sup>ɔ</sup>	fi <sup>ɔ</sup>
例字:	环 <sub>山合二</sub>	活 <sub>山合一</sub>	核 <sub>臻合一</sub>	皇 <sub>宕合一</sub>	或 <sub>曾合一</sub>	宏 <sub>梗合二</sub>	红 <sub>通合一</sub>	
	ɛfan	fat <sup>ɔ</sup>	fut <sup>ɔ</sup>	ɛfoŋ	fet <sup>ɔ</sup>	ɛfen	ɛfuŋ	

以“环”字为例，其演变为： $k'uan \rightarrow huan \rightarrow fan$ 。客家话有极少部分的匣母字也经过这三个阶段，如江西南康客家话读  $huā$ ，这是属于第二个过程再经鼻化产生的。另外， $\epsilon van$ （耳环）则是通过匣母脱落，再经过唇齿化的过程强化而来（ $huan \rightarrow uan \rightarrow van$ ）。“环”字可证客家话既有存古现象，更往下继续创新。

第一条（ $h \rightarrow \emptyset \rightarrow v / \_u$ ）和第二条规律（ $h \rightarrow h \rightarrow f / \_u$ ）起点一样，但演变类型不同，也就是来源不同，前者来源于自己的方言，后者则从官话而来。许多东南方言都有这种演变，具有文白两种层次，匣母字的来源不同，造成客家话有文白层次的不同。例如话语  $fa_{\text{文}}$ 、话着<sub>以为</sub>  $va_{\text{白}}$ 。开会  $fi_{\text{文}}$ ，会不会  $vɔi_{\text{白}}$ 。另外台湾的客家话还有中华  $fa_{\text{文}}$ ，月光华  $va_{\text{白}}$  等。就逻辑先后关系来论， $h \rightarrow \emptyset$  在前， $-u \rightarrow v$  在后，闽语中绝大部分只有  $h \rightarrow \emptyset$ ，而无  $\emptyset \rightarrow v$ ，客家话则是更进一步创新。 $-u \rightarrow v$  在客家话的微母、影母、云母均可见到，由元音变成擦音，属于一种强化。

例字	话 <sub>蟹合二</sub>	和 <sub>果合一</sub>	会 <sub>蟹合一</sub>	还 <sub>山合二</sub>	换 <sub>山合一</sub>	浑 <sub>~油臻合一</sub>	魂 <sub>臻合一</sub>	华 <sub>假合二</sub>
文	fa <sup>ɔ</sup>	ɛfɔ	fi <sup>ɔ</sup>	ɛfan	fɔn <sup>ɔ</sup>	ɛfən	ɛfun	ɛfa
白	va <sup>ɔ</sup>	ɛvɔ	vɔi <sup>ɔ</sup>	ɛvan	vɔn <sup>ɔ</sup>	ɛvun	ɛvun	ɛva

## 五 声母前化运动

首先从发音部位来看，表1所显示的这些位置大部分都是晓

匣母所发的音，一般而言，舌面前的  $\varphi$ 、 $z$  只能接细音  $i$  或  $y$ ，舌叶音  $j$ 、 $ʒ$  洪细皆宜，舌尖后音  $\ʂ$ 、 $ʐ$ ，因为要发卷舌音导致舌体僵硬，只能接洪音，舌尖前音  $s$ 、 $z$  舌体最自由，洪细皆宜。

表 1

声母部位		舌尖前	舌尖后	舌叶（舌尖及面）	舌面前
清擦音		s	ʂ	j	ϕ
浊擦音		z	ʐ	ʒ	ʑ
声母所接	i	+	—	+	+
	y	+	—	+	+
	u	+	+	+	—

由此，可以将客家晓匣演变的规律总结为以下两条，其他的演变另举例说明。

规律一： $i \rightarrow \varphi i \sim zi (\rightarrow z) \rightarrow ʒ (i) \rightarrow ʐ \sim z$ （规律一）

规律二： $hi \rightarrow \varphi i \sim si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j (i) \rightarrow \ʂ \sim s$ （规律二）

一旦踏入了舌面前音  $\varphi$  或  $z$  就逐步迈上舌位前化的过程，主要受舌体影响，后面所接的介音就不同，演变到末端只能接洪音。 $s$ 、 $z$ 、 $j$ 、 $ʒ$  洪音细音都有可能，也可能接细音后，往下演变，细音消失。

我们发现合口三等或合口四等这类字具有撮口呼的性质，因此把起点假定为  $*y$  可以把  $i$  或  $u$  当做起点，以  $i$  为起点，受到擦音化的影响，可能变成  $j$ 、 $ʒi$  或  $zi$ ，过程中  $-i$  介音逐渐消失，以梅县话匣母丸<sub>山合</sub>— $\subseteq ien$  为例，板丸=板圆，“圆”为云母字，海陆话读作 $\subseteq ʒan$ ，四海话读作 $\subseteq ʒien$ 。

张光宇先生（2000）认为汉语介音  $-y-$  是  $-i-$  和  $-u-$  的桥梁，汉语介音的变化从前到后（ $-i \rightarrow -y \rightarrow -u-$ ）是圆唇元音起作用，从

后到前 (-u→-y→-i-) 是展唇元音起作用, 这也就是元音的前化运动与后化运动, 正因为 y 处于前元音 y 和后元音 u 的过渡, 所以它的移动变化非常微妙。我们假定客家话合口三四等有撮口呼 y, 它出现的条件在前介音加圆唇元音 (如 iu) 或后介音加展唇元音 (如 ui), 据此我们可以说明晓匣母经过擦音化及舌位前化的历程。举例如下:

#### 血<sub>山合四晓</sub>

1. \*hyat→hiat→ɕiat (腭化) →ɟiat→ɟat (增城长宁) →ʂat→ʂet (兴宁)
2. \*hyat→ɕyat (腭化) →ɕya→ɕye (南康)
3. \*hyat→hiat→ɕiat (ɕiet 井冈山) →siat→sat (信宜思贺)
4. \*hyat→huiat→fiat→fiet (石城)

#### 县<sub>山合四匣</sub>

1. \*ɸyan→ɸian→xian→ɕian (ɕien 铜鼓) →ɟien→ɟen→ʂɛ (将乐)。
2. \*ɸyan→ɸuian→uian→vian (vien 邵武)
3. \*ɸyan→ɸuian→huian→fian→fien (石城)
4. \*ɸyan→yan→ɰian→zian→zan (如 zen 廉江青平)
5. \*ɸyan→yan→ian (梅县) →ɰian→ʒan→ʒan (ʒen 兴宁)

我们将其共同来由假设为一个撮口的 y, 元音是合口四等既有 i 介音, 也有 u 介音。从上面两个例字两相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血”、“县”两字在假设一开始匣母先进行浊音清化, 相同之处在于都有腭化, 往下走入声母前化的旅程, ɟ 本来可以加介音 i, 随着卷舌化程度的增加, 逐步消失。过程中晓母有 si→s, 匣母有 zi→z, 细音消失的现象。

对于唇齿擦音 f 的来由, 假设它的介音为 -u-, 便符合后面是圆唇元音的条件, h+u→f, 晓匣合口三四等往往有唇齿化的



情形。

至于另一个浊擦音  $v$  的来由，出现在匣母字，原因是声母先脱落，接下来发生  $u \rightarrow v$  的唇齿化现象，属于强化。晓母字很少有这种演变。

对于舌位前化的过程以  $hi \rightarrow \epsilon i \rightarrow f(i) \rightarrow \varsigma$  表示，晓匣都先腭化然后进入前化的起点  $\epsilon i$ ，愈往右边，卷舌程度愈大，到最后阶段  $\varsigma$  或  $z$  声母只能接洪音，无法接细音。这种语音演变大都出现在晓匣三四等的字，开合口皆有。由  $hi$  变  $\epsilon i$  为腭化，接下来为声母前化的过程，舌叶音  $j$  处于中间阶段，有时接  $i$ ，有时不接  $i$ ，发  $\varsigma$  时由于舌体僵硬，只能接元音  $u$ 。

以下举开口三等例字：

**休** 流开三晓

1.  $*_{\epsilon}hiu$  (梅县)  $\rightarrow$   $_{\epsilon}\epsilon iu$  (永定)  $\rightarrow$   $_{\epsilon}fiu$  (增城湖塘埔)  $\rightarrow$   $_{\epsilon}fu \rightarrow$   $_{\epsilon}\varsigma u$  (兴宁)

2.  $*_{\epsilon}hiu$  (梅县)  $\rightarrow$   $_{\epsilon}\epsilon iu$  (永定)  $\rightarrow$   $_{\epsilon}siu$  (信宜思贺)

**香** 宕开三晓

1.  $*_{\epsilon}hion\eta$  (梅县)  $\rightarrow$   $_{\epsilon}\epsilon ion\eta$  (龙南)  $\rightarrow$   $fion\eta \rightarrow$   $fion\eta \rightarrow$   $_{\epsilon}\varsigma on\eta$  (兴宁)

2.  $*_{\epsilon}hion\eta$  (梅县)  $\rightarrow$   $_{\epsilon}\epsilon ion\eta$  (龙南)  $\rightarrow$   $_{\epsilon}sion\eta$  (永定)  $\rightarrow$   $_{\epsilon}son\eta$  (廉江石角)

**希** 止开三晓

1.  $*_{\epsilon}k'i$  (增城长宁)  $\rightarrow$   $_{\epsilon}hi$  (梅县)  $\rightarrow$   $_{\epsilon}\epsilon i$  (南康)  $\rightarrow$   $_{\epsilon}fi$  (增城湖塘埔)  $\rightarrow$   $_{\epsilon}\varsigma l$  (兴宁)

2.  $*_{\epsilon}k'i$  (增城长宁)  $\rightarrow$   $_{\epsilon}hi$  (梅县)  $\rightarrow$   $_{\epsilon}\epsilon i$  (南康)  $\rightarrow$   $_{\epsilon}si$  (增城隔水龙)  $\rightarrow$   $s_l$  (广西兴业高峰)

**歇** 山开三晓

1.  $*k'iat_{\supset}$  (信宜思贺)  $\rightarrow$   $hiat_{\supset}$  (梅县)  $hiet \rightarrow$   $\epsilon iet_{\supset}$  (定南)  $\rightarrow$   $fiet_{\supset}$  ( $fi\epsilon_{\supset}$  仁化长江)  $\rightarrow$   $\varsigma et_{\supset}$  (兴宁)

2. \*k'iat<sub>3</sub> (信宜思贺) → hiat<sub>3</sub> (梅县) → ɕiat<sub>3</sub> → siat → sat (sait<sub>3</sub> 宁都)

我们从晓母开口三等发现“希”、“歇”两字保留了较古老的舌根塞音,所以都经历了从 k'-变 h-的过程,以上的假设一都先进行腭化,然后进行声母前化运动,走到末端的 ɕ 声母却只能接舌面后元音 u 或舌尖后元音 ɿ,假设二大部分除了腭化外,细音也逐步消失,走到末端的舌尖前擦音,可以接舌面前元音 i 或舌尖前元音 ɿ。两者假设不同,声母所接的元音、部位也被限定。

以下举合口三等例字:

**训** 臻合三晓

1. \*hyn → hiun (梅县) → ɕiun (全南) → fiun (大埔银江) → fuŋ (仁化长江) → ɕun (大埔长冶)

2. \*hyn → ɕyŋ (上犹)

3. \*hyn → hiun (梅县) → ɕiun (全南) → siun (大埔桃源) → sun (信宜钱排)

4. \*hyn → hun → fun (阳西塘口)

5. \*hyn → huin → fin (宁都) → fən (电白沙琅)

6. \*hyn → hin → ɕin (龙南)

**虚** 遇合三晓

1. \*hy (信宜思贺) → hi (梅县) → ɕi (龙南) → fi (仁化长江) → ɕɿ (兴宁)

2. \*hy (信宜思贺) → hiu (石城) → ɕiu → fiu → fu (大埔银江) → ɕu (大埔西河)

3. \*hy (信宜思贺) → hi (梅县) → ɕi (龙南) → si (增城隔水龙) → sɿ (广西兴业高峰)

4. \*hy (信宜思贺) → hiu (石城) → ɕiu → siu → su (宁都)

5. \*hy (信宜思贺) → ɕy (上犹) → fy (增城长宁)

6. \*hy (信宜思贺) → ey (上犹) → sy (高州新垌)

兄 梗合三晓

1. \*hyaŋ → hiaŋ → ɕiaŋ (龙南) → fiaŋ (长汀)
2. \*hyaŋ → hiaŋ → ɕiaŋ (龙南) → siaŋ (永定)
3. \*hyaŋ → hiuŋ → ɕiuŋ → fiuŋ → fuŋ (增城长宁) → ɕuŋ (兴宁)
4. \*hyaŋ → hiuŋ → ɕiuŋ → siuŋ → suŋ (增城隔水龙)
5. \*hyaŋ → huiŋ → fiauŋ (宁化)

胸 通合三晓

1. \*hyŋ → hiuŋ → ɕiuŋ (宁都) → fiuŋ → fuŋ (ɕuŋ 长汀) → foŋ
2. \*hyŋ → hiuŋ → ɕiuŋ (宁都) → siuŋ (陆川横山) → suŋ  
(soŋ 信宜钱排)
3. \*hyŋ → huŋ (阳西塘口)

以下举开口四等例字:

嫌 威开四匣

1. \*hiam (梅县) → ɕiam (ɕian 龙南) → siam (广西兴业高峰) → sam (宁都)
2. \*hiam (梅县) → ɕiam (ɕian 龙南) → fiam → fam (增城长宁) → ɕam (→ ɕaŋ 兴宁)

## 六 v 读 b

以广东南塘为例, 汤湖、沙溪福佬客有部分匣母字读 b, 如黄<sub>ㄟ</sub>boŋ、禾<sub>ㄟ</sub>bo、还<sub>ㄟ</sub>baŋ、滑 bai?<sub>ㄟ</sub>, 一般客家话里这几个字读唇齿音 v, 潘家懿先生(1999)认为福佬客里的 b 是迁居南塘以后受到闽南话的影响而演变出来的。从音理上讲, 由 v 到 b 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在陆丰西南镇, 有一个生存在闽语包围的北方官话

岛——青塘军话，匣母也演变为 b 声母。另外在台湾漳州诏安话也有此一现象<sup>①</sup>，同样都是福佬客受到闽南方言的影响所致。

## 七 相关声母的演变

### (一) 云母合口三等

雨 遇合三云

1. \*y (信宜思贺) → iu (南康) → yu (上犹)
2. \*y (信宜思贺) → i (龙南) → ʒi ~ zi (电白沙琅) → ʒi (台湾海陆) → ʒl (兴宁)

圆 山合三云

1. \*yan → ian (阳西塘口) → ʒian ~ zian (岑 广西兴业高峰) → ʒ (i) an (ʒen 大埔桃源) → ʒen (兴宁) (卷舌化)
2. \*yan → uian → vian (vien 石城) (唇齿化)

荣 梗合三云

1. \*yŋ (南康) → iuŋ (梅县) → juŋ (大埔西河) → ʒiuŋ
2. zuŋ (电白沙琅) → ʒuŋ (大埔银江) → ʒuŋ (兴宁) (卷舌化)
3. \*yŋ (南康) → uiŋ → viŋ (长汀) → vin (阳西塘口) (唇齿化)

云 臻合三云

1. \*yn (吉安) → iun (梅县) → yun (信宜钱排) → zun

<sup>①</sup> 参见陈秀琪：《台湾漳州客家话的研究——以诏安话为代表》，台湾“国立”新竹师范学院“台湾语言与语文”教育研究所，2002。

(廉江青平) → ʒun (增城罗黄洞) → z<sub>l</sub>un (兴宁) (卷舌化)

2. \*yn → uin → vin (石城) (唇齿化)

3. \*yn → un → vun (信宜思贺) (唇齿化)

云母的共同起点也跟晓匣母的合口四等一样, 假定为从撮口 y 而来。云母合口三等也具有和匣母合口四等产生 v-声母, 这一点却是晓母所无的, 元音是晓母并没有脱落声母, 无法产生 u 元音。

## (二) 以母合口三等

营 梗合三以

1. \*yŋ (泰和) → iuŋ (石城)

2. \*yaŋ → iaŋ (梅县) → zaŋ (电白沙琅) → ʒaŋ (台湾海陆) → z<sub>l</sub>aŋ (兴宁) (卷舌化)

3. \*yŋ → uiŋ → viŋ → vin (阳西塘口) (唇齿化)

允 臻合三以

1. \*yn (吉安) → iun (井冈山) → ʒiun → ʒun → z<sub>l</sub>un (兴宁) (卷舌化)

2. \*yn (吉安) → uin → vin (石城) (唇齿化)

3. \*yn (吉安) → un (阳春三甲) → vun (信宜思贺) → vən (高州新垌) (唇齿化)

4. \*yn (吉安) → yun → zun (廉江青平) → zən (电白沙琅)

由上可知, 以母合口三等也有匣云二母的卷舌化、唇齿化现象。

## (三) 影母合口三等

余 遇合三影

1. \*y (信宜思贺) → i (梅县) → ʒi → zi (电白沙琅)



2. \*y (信宜思贺) → i (梅县) → zi → ʒi (台湾海陆) → zɿ (兴宁) (卷舌化)

云母有受到擦音化影响, 我们猜想在 zi 后应该还有个 zɿ 存在, 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方言资料。

#### (四) 日母合口三等

日 臻合三日

1. \*yn (信宜思贺) → yun (信宜钱排) → iun (梅县) → zun (廉江青平) → ʒun (台湾海陆) → zɿun (舌化)

2. \*yn (信宜思贺) → iun (梅县) → in (龙南) → zin → zən (电白沙琅)

3. \*yn → uin → vin (石城) (唇齿化)

## 八 结 语

对于匣母发展的逻辑次序, 张光宇先生有段精辟的看法: “我们根据重建形式探讨方音差异时主要就是借语音发展的逻辑次序说明它们的年代关系。例如, 就重建的形式来说, 古“匣”母凡念舌根塞音 (\*g 及其后续变体 k-, k'-, tɕ-, tɕ'-) 是比较早的, 凡念擦音 (\*ɸ- 及其后续变体 h-, ɸ-) 是比较晚的。但是汉语南方方言当中有一个分布广袤的现象: 白读为舌根音和零声母, 文读为喉擦音, 给“时代”问题提出一个思辨的空间。从逻辑次序上说, 舌根音一读早于喉擦音, 零声母一读晚于喉擦音。可是, 从其存在的年代来说, 两音早已存在于

南方方言。”<sup>①</sup>

这段话在告诉我们执行比较法所得的结果，未必和历史文献的结果一致。比较法给我们提供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各种演变有迹可循，把握语音演变的理据，便能解决经纬万端的问题。

晓匣母的演变主要是受所接的介音性质不同影响，因为介音和声母的距离最近，若接合口则有唇齿化的可能，若接撮口则可能性更多，卷舌化、唇齿化都有可能发生，因此声母的演变要从介音的发展来观察。

### 参考文献

- [1] 王李英、罗兆荣：《增城市派潭镇罗黄洞长宁话音系》，《第三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101~115页，《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 [2] 甘甲才：《中山客家话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 [3]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 [4] 李如龙：《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 [5] 李如龙、周日健主编：《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届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 [6] 李逢蕊主编：《客家纵横增刊——首届客家方言学术研讨会专集》，闽西客家学研究会，1994。
- [7] 周日健：《广东新丰客家方言记略》，《方言》，第33~44页，1992。
- [8] 周日健、冯国强：《曲江马坝（叶屋）客家话语音特点》，《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届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146~157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 [9] 周日健：《五华客家话的音系及其特点》，《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届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188~202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

① 张光宇先生《汉语言的层次分析》（2004）中举李汝珍《音鉴》凡例八“黄王、湖吴不分”为例，说明此类现象年湮代久，早已定型。

[10] 林立芳主编:《第三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11] 段英:《四川黄莲关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的比较》,《汕头大学学报》第18卷,2002年第4期。

[12] 胡性初:《英东白沙(池塘村)客家话语音特点》,《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届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128~138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13] 胡性初:《英东客家话记略》,《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

[14] 徐通锵:《历史音韵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5] 崔荣昌、彭锦维:《四川客家话语音特点综述》,《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届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102~110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16] 张光宇:《闽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书局,1996。

[17] 张光宇:《汉语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第36届国际和藏语言学术会议论文,澳大利亚墨尔本,2003。

[18] 张光宇:《汉语方言的层次分析》,未刊稿,2004。

[19] 庄初升、李冬香:《仁化县长江方言同音字汇》,《第三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116~133页,《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20] 陈延河:《广东连山小三江客家话记略》,第74~85页,首届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闽西客家研究会,1994。

[21] 陈延河:《广西兴业县高峰乡客话音系》,《第三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89~100页,《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22] 陈延河:《广西容县客家方言岛调查记》,《方言》,第205~214页,1999。

[23] 陈延河:《陆川横山客话语音特点》,《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届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81~8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24] 陈延河:《成都市郊龙潭寺的客家话》,《方言》,第116~122页,1986。

[25] 詹伯慧:《饶平上饶客家话语言特点说略》,《中国语文研究》1985年第10期。

- [26] 刘纶鑫:《江西客家方言概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27] 刘纶鑫:《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28] 潘家懿、谢鸿猷、段英:《陆河客家话语音概况》,《第三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61~66页,《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 [29] 潘家懿:《广东南塘客家话的历史演变》,《方言》,第197~204页,1999。
- [30] 潘家懿:《惠东县方言述略》,《惠州大学学报》2000。
- [31] 邓玉荣:《广西贺县(莲塘)客家话音系》,《方言》,第176~289页,1996。
- [32] 谢留文:《客家方言的语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
- [33] 谢栋元主编:《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届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 [34] 蓝小玲:《闽西客家方言》,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 [35] 罗兆荣、王李英:《增城客家话语音的内部差异》,《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届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118~132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 [36] 罗兆荣、王李英:《永和长岗程乡客家话音系》,《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届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194~23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 [37] 饶秉才:《兴宁客家话语音——兴宁客家话研究之一》,《首届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61~73页,闽西客家研究会,1994。
- [38] 陈秀琪:《台湾漳州客家话的研究——以诏安话为代表》,台湾“国立”新竹师范学院“台湾语言与语文”教育研究所,2002。
- [39] 陈立中:《湖南客家方言音韵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